

裁判憲法審查聲請狀

聲請人 王傳宏

王建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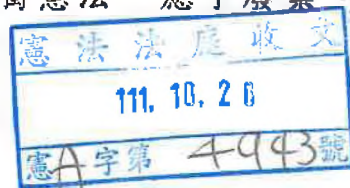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蔡文燦律師

為最高法院 111 年度台上字第 938 號民事判決牴觸憲法，聲請裁判憲法審查事：

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最高法院 111 年度台上字第 938 號民事判決牴觸憲法，應予廢棄，發回最高法院。



事實上及法律上之陳述

壹、確定終局裁判及遵守不變期間之證據：

- 一、按【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對於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規範或該裁判，認有牴觸憲法者，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前項聲請，應於不利確定終局裁判送達後六個月之不變期間內為之。】憲法訴訟法第 59 條定有明文。
- 二、經查，最高法院 111 年度台上字第 938 號民事判決原本之製作日期為 111 年 4 月 21 日，正本之製作日期為 111 年 4 月 27 日，聲請人之訴訟代理人之收受日期為 111 年 5 月 3 日，距本件裁判憲法審查聲請狀提起之期日，未逾六個月之不變期間內。

貳、確定終局裁判違憲之情形，及所涉憲法條文或憲法上權利：

一、相關事實：

- (一)緣系爭土地於日據時期即登記為聲請人之先人所有，於昭和 7 年 4 月 16 日依河川法處分削除，翌年 1 月 9 日閉鎖登記。嗣浮覆後，合併其他土地新編配為 63 號等 3 筆土地，登記為國有，系爭土地所有權因浮覆依法當然回復為原所有人所有，為此，聲請人乃依民法第 821 條、民法第 828 條第 2 項及民法第 767 條第 1 項規定請求將系爭土地部分，自新北市 區

段 小段 、 、 地號土地辦理土地分割登記，再將該部分分割出之地號土地分別於 66 年 9 月 5 日以「新登錄」為登記原因之所有權登記、於 88 年 10 月 19 日以「接管」為登記原因之所有權登記塗銷。

- (二)惟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9 年度重訴字第 532 號民事判決認已登記不動產所有人之回復請求權或除去妨害請求權，無民法第 125 條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此觀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107 號及第 164 號解釋固明。然所謂已登記不動產，係指依我國土地法等法令辦理登記之不動產而言。日治時期依日本國法令所為之不動產登記，已因日本統治時期結束，在我國已無登記公示之作用，成為「未登記」不動產，其所有人之「回復請求權」或「除去妨害請求權」，自有民法第 125 條 15 年時效消滅規定之適用，被告據以主張時效抗辯，自屬有據，則原告對塗銷系爭土地第一次所有權登記及接管登記之請求權，應已罹於 15 年時效而消滅，堪可認定。從而，原告請求被告應將系爭土地自系爭登記土地辦理土地分割登記，再將系爭土地所有權應有部分各 8 分之 5、應有部分各 32 分之 3、應有部分各 32 分之 3 分別於 66 年 9 月 5 日以「新登錄」為登記原因之所有權登記、於 88 年 10 月 19 日以「接管」為登記原因之所有權登記塗銷，要非有據為由，駁回聲請人之訴。

- (三)臺灣高等法院 110 年度重上字第 242 號民事判決認日治時期按請求權因 15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民法第 125 條前段定有明文。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107 號、第 164 號解釋，已登記不動產所有人之回復請求權或除去妨害請求權，均無民法第 125 條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而所謂「已登記」，係指依我國法令所為之登記，以維護我國登記制度公示之功能。至日治時期依日本國法令所為之不動產登記，已因日本統治時期結束，在我國已無登記公示之作用，成為「未登記」不動產。是依上開解釋之反面解釋及民法第 125 條規定，尚未依我國法令登記為所有權人之土地原所有人，如欲對於已依我國法令完成該土地所有權登記之他人，行使土地所有人之回復請求權或除去妨害請求權，自仍有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而應於該土地遭他人登記為所有權人之時起 15 年內行使（最高法院 109 年度台上字第 3164 號、110 年度台上字第 899 號判決意旨參照）。系爭土地因沉沒為河川敷地而於昭和 8 年 1 月 9 日為閉鎖登記，嗣後雖已浮覆，惟既未依我國法令登記為王雨露 3 人或其繼承人所有，依上說明，上訴人行使回復請求權或除去妨害請求權，仍有民法第 125 條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系爭登記時間為 66 年

9月5日及88年10月19日，上訴人自登記時即得行使除去妨害請求權，其未舉證有何時效中斷或客觀上不能行使之障礙事由，則其遲至109年9月8日始提起本件訴訟（見原審卷一13頁之收案戳記），顯已逾15年時效期間。被上訴人已為時效抗辯，則上訴人請求塗銷系爭登記，要非有據，駁回聲請人之上訴。

- (四)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938號民事判決(下稱系爭判決)以日據時期已登記之土地，因成為河川、水道經塗銷登記，臺灣光復後土地浮覆，原所有權人未依我國法令辦理土地總登記，於該土地登記為國有後，其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行使物上請求權時，有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為本院民事大法庭110年度台上大字第1153號裁定就此類事件作出之統一見解，自應受拘束。原審本此見解，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於法並無違誤。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非有理由，駁回聲請人之上訴，因而確定。

二、系爭確定終局裁判違憲之情形，以及所涉憲法條文或憲法上權利：

- (一)各級法院對於法律之解釋或適用係基於對基本權根本上錯誤之理解，且該錯誤將實質影響具體個案之裁判，構成違憲：

1. 按【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對於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規範或該裁判，認有牴觸憲法者，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前項聲請，應於不利確定終局裁判送達後六個月之不變期間內為之。】憲法訴訟法第59條定有明文。
2. 次按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對於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規範或該裁判，認有牴觸憲法者，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憲法訴訟法（下稱憲訴法）第59條第1項定有明文。按法院所為之民事裁判，固有針對當事人請求事項所為之本案判決與本案裁定，以及針對前開事項以外之其他程序事項所為之裁判（非本案判決或非本案裁定）之區別。然無論何者，均為法院將抽象之法規範（實體法或程序法），宣示於個案之結果，法院所宣示之裁判結果，即為該個案所適用之法律之具體化，所謂「權利是主觀化的法律，法律是客觀化的權利」，即為此義。本案裁判，係直接宣示當事人或關係人應承受之具體權利義務或法律效果，固為此之裁判，即使為非本案裁判，亦有宣示當事人或關係人應承受具體權利義務或法律效果者，或僅就該事件之程序事項為裁判者，然無論何

者，均對於當事人或關係人之實體上或程序上權益，發生一定之法律效果或影響。此等使當事人、關係人承受具體權利義務或法律效果或使當事人、關係人程序上權益受影響之裁判，如係確定終局裁判，即為宣示就該裁判事項，其具體應適用之法律為何，並不因其為本案裁判或非本案裁判而異，其是否違背憲法，自均應受憲法審查。是憲訴法第 59 條第 1 項所稱之確定終局裁判，並不限於本案裁判，即使為非本案之裁定，如屬已盡審級救濟之確定終局裁判，亦包含在內(111 年憲判字第 8 號)。

(二)系爭判決關於所謂「已登記之不動產」之判斷，不當限縮釋字第 107 號及第 164 號解釋之適用範圍，於所有權人行使物上請求權時，加諸釋字第 107 號及第 164 號解釋所無之限制，嚴重侵害人民之財產權，而損害聲請人憲法第 15 條所定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之規定之意旨，有所抵觸：

1. 系爭判決之判斷：

系爭判決認為：「查日據時期已登記之土地，因成為河川、水道經塗銷登記，臺灣光復後土地浮覆，原所有權人未依我國法令辦理土地總登記，於該土地登記為國有後，其依民法第 767 條第 1 項規定行使物上請求權時，有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為本院民事大法庭 110 年度台上大字第 1153 號裁定就此類事件作出之統一見解，自應受拘束。原審本此見解，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於法並無違誤。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非有理由。」

2. 惟按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憲法第 15 條定有明文。次按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107 號解釋謂：【已登記不動產所有人之回復請求權，無民法第一百五十五條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又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164 號解釋謂：【已登記不動產所有人之除去妨害請求權，不在本院釋字第一〇七號解釋範圍之內，但依其性質，亦無民法第一百五十五條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所謂「已登記之不動產」，並未釋示限於我國法令，惟系爭判決排除釋字第 107 號解釋之適用，不當限縮釋字第 107 號及第 164 號解釋之適用範圍，於所有權人行使物上請求權時，加諸釋字第 107 號及第 164 號解釋所無之限制，嚴重侵害人民之財產權，而損害聲請人憲法第 15 條所定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之規定，自有違憲情事。

參、系爭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解。

一、按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107號解釋謂：【已登記不動產所有人之回復請求權，無民法第一百五十五條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所謂「已登記之不動產」，並未釋示限於我國法令，惟確定判決排除釋字第107號解釋之適用，不當限縮釋字第107號及第164號解釋之適用範圍，於所有權人行使物上請求權時，加諸釋字第107號及第164號解釋所無之限制，嚴重侵害人民之財產權，而損害聲請人憲法第15條所定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之規定，自屬違憲：

(一)按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107號解釋謂：【已登記不動產所有人之回復請求權，無民法第一百五十五條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其解釋理由書謂：【查民法第七百六十九條、第七百七十條，僅對於占有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者許其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而關於已登記之不動產，則無相同之規定，足見已登記之不動產，不適用關於取得時效之規定，為適應此項規定，其回復請求權，應無民法第一百五十五條消滅時效之適用。復查民法第七百五十八條規定：『不動產物權，依法律行為而取得、設定、喪失、及變更者，非經登記不生效力』，土地法第四十三條規定：『依本法所為之登記，有絕對效力』。若許已登記之不動產所有人回復請求權，得罹於時效而消滅，將使登記制度，失其效用。況已登記之不動產所有權人，既列名於登記簿上，必須依法負擔稅捐，而其占有人又不能依取得時效取得所有權，倘所有權人復得因消滅時效喪失回復請求權，將仍永久負擔義務，顯失情法之平。本院院字第一八三三號解釋，係對未登記不動產所有人之回復請求權而發。至已登記不動產所有人回復請求權，無民法第一百五十五條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應予補充解釋。】又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164號解釋謂：【已登記不動產所有人之除去妨害請求權，不在本院釋字第一〇七號解釋範圍之內，但依其性質，亦無民法第一百五十五條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其解釋理由書謂：【按民法第七百六十七條規定，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之返還請求權，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之除去請求權及對於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者之防止請求權，均以維護所有權之圓滿行使為目的，其性質相同，故各該請求權是否適用消滅時效之規定，彼此之間，當不容有何軒輊。如為不同之解釋，在理論上不免自相矛盾，在實際上亦難完全發揮所有權之功能。」「已登記不動產所有人之回復請求權，無民法第一百五十五條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業經本院釋字第一〇七號解釋在案。已登記不動產

所有人之除去妨害請求權，有如對於登記具有無效原因之登記名義人所發生之塗銷登記請求權，若適用民法消滅時效之規定，則因十五年不行使，致罹於時效而消滅，難免發生權利上名實不符之現象，真正所有人將無法確實支配其所有物，自難貫徹首開規定之意旨。故已登記不動產所有人之除去妨害請求權，雖不在上開解釋範圍之內，但依其性質，亦無民法第一百二十五條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

(二)次按【釋字第164號解釋認已登記不動產所有人之除去妨害請求權，不在釋字第107號解釋範圍之內，但依其性質，亦無民法第125條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觀諸釋字第164號解釋之具體個案，係就於日治時期已辦理所有權登記，而未於臺灣光復後辦理第一次所有權登記之祭祀公業土地而為解釋，並未限制於臺灣光復後辦理第一次所有權登記之土地始無消滅時效之適用。且臺灣光復後政府辦理土地總登記，其目的在整理地籍，僅為地政機關清查土地之一種程序而已，與物權登記無關，非在否認日治時期之原登記效力而重新創設登記效力，自不影響光復前原權利人因登記取得之物權，於日治時期業經登記之土地非屬民法第769條所稱之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亦經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226號、109年度台上字第74號民事判決迭著有明文。是被上訴人主張僅於臺灣光復後辦理第一次所有權登記之土地始無消滅時效之適用云云，及援引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1196號判例、70年台上字第311號判例，顯與釋字第164號解釋意旨抵觸，且限縮釋字第164號解釋之適用範圍，於所有權人行使物上請求權時，加諸釋字第164號解釋所無之限制，嚴重侵害人民之財產權，尚難認可採。】有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重上字第400號民事判決可稽。

(三)據上，系爭判決稱：「查日據時期已登記之土地，因成為河川、水道經塗銷登記，臺灣光復後土地浮覆，原所有權人未依我國法令辦理土地總登記，於該土地登記為國有後，其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行使物上請求權時，有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為本院民事大法庭110年度台上大字第1153號裁定就此類事件作出之統一見解，自應受拘束。原審本此見解，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於法並無違誤。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非有理由。」云云，與釋字第107號及第164號解釋意旨抵觸，且限縮釋字第107號及第164號解釋之適用範圍，於所有權人行使物上請求權時，加諸釋字第107號及第164號解釋所無之限制，嚴重侵害人民之財產權，而損害聲請人憲法第15條所定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之規定，自屬違憲。

二、系爭判決稱：「查日據時期已登記之土地，因成為河川、水道經塗銷登記，臺灣光復後土地浮覆，原所有權人未依我國法令辦理土地總登記，於該土地登記為國有後，其依民法第 767 條第 1 項規定行使物上請求權時，有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為本院民事大法庭 110 年度台上大字第 1153 號裁定就此類事件作出之統一見解，自應受拘束。原審本此見解，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於法並無違誤。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非有理由。」云云，與地籍清理條例第 17 條、第 30 條、第 34 條及繼承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 91 點規定，日治時期已登記之不動產之登記內容，為處理土地問題之依據，不因台灣光復而失效，自仍屬已登記之不動產，系爭判決所示，嚴重侵害人民之財產權，而損害聲請人憲法第 15 條所定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之規定，自屬違憲：

(一)確定判決稱：「查日據時期已登記之土地，因成為河川、水道經塗銷登記，臺灣光復後土地浮覆，原所有權人未依我國法令辦理土地總登記，於該土地登記為國有後，其依民法第 767 條第 1 項規定行使物上請求權時，有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為本院民事大法庭 110 年度台上大字第 1153 號裁定就此類事件作出之統一見解，自應受拘束。原審本此見解，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於法並無違誤。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非有理由。」云云。

(二)然查：

1. 地籍清理條例第 17 條規定：【以日據時期會社或組合名義登記之土地，原權利人或其繼承人應於申請登記期間內提出有關股權或出資比例之證明文件，向該管登記機關申請更正登記為原權利人所有。前項所稱原權利人，指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二十四日為股東或組合員，或其全體法定繼承人者。但股東或組合員為日本人者，以中華民國為原權利人。】
2. 地籍清理條例第 30 條規定：【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二十四日以前之查封、假扣押、假處分登記，土地所有權人得申請塗銷登記，經登記機關公告三個月，期滿無人異議者，塗銷之。前項公告期間異議之處理，準用第九條規定辦理。因第一項塗銷登記致債權人受有損害者，由土地所有權人負損害賠償責任。】
3. 地籍清理條例第 34 條規定：【原以寺廟或宗教團體名義登記，於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二十四日前改以他人名義登記之土地，自始為該寺廟或宗教團體管理、使用或收益者，經登記名義人或其繼承人同意，由該寺廟或宗教團體於申報期間內，檢

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報發給證明書；並於領得證明書後三十日內，向該管登記機關申請更名登記。】

4. 據上，依地籍清理條例第 17 條、第 30 條、第 34 條規定，日治時期已登記之不動產之登記內容，為處理土地地籍清理之依據，不因台灣光復而失效，自仍屬已登記之不動產，系爭判決稱：「查日據時期已登記之土地，因成為河川、水道經塗銷登記，臺灣光復後土地浮覆，原所有權人未依我國法令辦理土地總登記，於該土地登記為國有後，其依民法第 767 條第 1 項規定行使物上請求權時，有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為本院民事大法庭 110 年度台上大字第 1153 號裁定就此類事件作出之統一見解，自應受拘束。原審本此見解，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於法並無違誤。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非有理由。」云云，顯與地籍清理條例第 17 條、第 30 條、第 34 條規定不合，系爭判決所示，嚴重侵害人民之財產權，而損害聲請人憲法第 15 條所定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之規定，自屬違憲。

（三）次查：

1. 繼承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 91 點規定【

被繼承人（即登記名義人）於日據時期死亡或光復後未設籍前死亡，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被繼承人有生前戶籍資料而無死亡之戶籍記事時，應於辦妥死亡登記或死亡宣告登記後，據以辦理。

（二）繼承人以書面向戶政機關申請被繼承人日據時期及光復後之戶籍資料，經戶政機關查復無資料，且合於下列情形之一者，免檢附土地登記規則第一百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文件辦理：

1. 依繼承人檢附之戶籍謄本已能顯示被繼承人死亡，且申請人於繼承系統表註明登記名義人死亡日期。

2. 申請人於繼承系統表註明被繼承人死亡日期，並切結「死亡日期如有不實，申請人願負法律責任」。

繼承人之一於日據時期死亡或光復後未設籍前死亡者，可比照前項辦理。

第一項第二款之戶籍謄本，能以電腦處理達成查詢者，得免提出。】

2. 據上，被繼承人（即土地登記名義人）於日據時期死亡，繼承人申辦依日治時期已登記之不動產之繼承登記時，亦係依日治

時期土地登記內容辦理，並不因日本統治時期結束，在我國成為「未登記」不動產之方式處理，是以，原審判決稱：「查日據時期已登記之土地，因成為河川、水道經塗銷登記，臺灣光復後土地浮覆，原所有權人未依我國法令辦理土地總登記，於該土地登記為國有後，其依民法第 767 條第 1 項規定行使物上請求權時，有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為本院民事大法庭 110 年度台上大字第 1153 號裁定就此類事件作出之統一見解，自應受拘束。原審本此見解，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於法並無違誤。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非有理由。」云云，顯與繼承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 91 點規定不合，系爭判決所示，嚴重侵害人民之財產權，而損害聲請人憲法第 15 條所定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之規定，自屬違憲。

(四)依最高法院判例，日據時期已登記之不動產之登記內容，為處理土地事件之依據，系爭稱：「查日據時期已登記之土地，因成為河川、水道經塗銷登記，臺灣光復後土地浮覆，原所有權人未依我國法令辦理土地總登記，於該土地登記為國有後，其依民法第 767 條第 1 項規定行使物上請求權時，有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為本院民事大法庭 110 年度台上大字第 1153 號裁定就此類事件作出之統一見解，自應受拘束。原審本此見解，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於法並無違誤。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非有理由。」云云，與最高法院判例不符，嚴重侵害人民之財產權，而損害聲請人憲法第 15 條所定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之規定，自屬違憲：

1. 【按土地法第四十三條所謂登記有絕對效力，係為保護因信賴登記取得土地權利之第三人而設，故登記原因無效或得撤銷時，在第三人未取得土地權利前，真正權利人對於登記名義人自仍得主張之。本件上訴人林漢標、林瓊梅於民國三十三年六月間，向余永燦所買受之訟爭舖房，經於同年十月間為所有權移轉之登記，雖據提出原賣契及土地所有權狀可證，第查余永燦早於民國二十一年間在美國死亡，其骸骨已於民國三十六年二月間由美運回安葬，被上訴人為余永燦之子女，業經原審依據卷附美國必珠卜埠中華會館台山三八鄉公所之證明書，美國總統郵船公司之運載單及證人朱文禮朱禹倫等之證言，為適法之認定，雖運載單內載為馬華之骸骨託運人為馬林芳，然依被上訴人呈案一九四七年之回國護照，及一九二一年僑美憑證，均載明馬林芳為馬華之子馬林芳即被上訴人余林芳，並有民國二十四年嶺南大學考試入場證粘附之相片，與上項證照所附之相

片同屬一人可資印證，則馬華亦即余永燦之別名要堪認定，亦經原判決詳予闡明，而上訴人所執原賣契係由余永燦之妻即被上訴人之母以余永燦之名義所訂立，並非余永燦本人所出賣，又據契載見證人余宣表在原審到庭結證明確，是訟爭舖房自應為被上訴人與其母繼承公同共有，雖係由其母出賣既未得被上訴人之同意，依法應不生物權移轉之效力，從而上訴人南光書店，向上訴人林漢標等租賃使用，亦自不能謂非無權佔有，原審據以認被上訴人確認所有權存在返還訟爭舖房契證及塗銷登記之請求，為無不當，而將第一審判決廢棄，另為如被上訴人聲明之判決，於法殊非有違，上訴人徒肆空言就原審判斷證據證明力之職權行使，任意指摘，因不得謂有理由，其以買受訟爭舖房經已合法登記主張依土地法第四十三條有絕對效力，按諸首開說明，亦無可採。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七十八條，第四百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七十八條，判決如主文。】有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1892號民事判例可稽。

2. 據上，系爭判決稱：「查日據時期已登記之土地，因成為河川、水道經塗銷登記，臺灣光復後土地浮覆，原所有權人未依我國法令辦理土地總登記，於該土地登記為國有後，其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行使物上請求權時，有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為本院民事大法庭110年度台上大字第1153號裁定就此類事件作出之統一見解，自應受拘束。原審本此見解，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於法並無違誤。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非有理由。」云云，與最高法院判例不符，嚴重侵害人民之財產權，而損害聲請人憲法第15條所定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之規定，自屬違憲。

- (五)臺灣光復後：政府辦理之土地總登記，其目的在整理地籍，僅為地政機關清查土地之一種程序，與物權登記無關，並不影響光復前原權利人依當時法令已取得之物權，系爭判決稱：「查日據時期已登記之土地，因成為河川、水道經塗銷登記，臺灣光復後土地浮覆，原所有權人未依我國法令辦理土地總登記，於該土地登記為國有後，其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行使物上請求權時，有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為本院民事大法庭110年度台上大字第1153號裁定就此類事件作出之統一見解，自應受拘束。原審本此見解，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於法並無違誤。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非有理由。」云云，與最高行政法院判例及最高法院判決不符，嚴重

侵害人民之財產權，而損害聲請人憲法第 15 條所定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之規定，自屬違憲：

1. 按【臺灣省因日據時期曾經辦理不動產之登記，故光復後所舉辦之總登記，應就原來登記簿土地台帳及權利憑證之狀態為之，此就臺灣省土地權利憑證繳驗及換發權利書狀辦法及台灣地籍釐整辦法各規定觀之，亦甚了然。本件原告在光復前買受共有人周甲之應有部分，於光復後受贈共有人劉乙之應有部分，雖均在總登記之前，但既均未為移轉登記，其日據時期原登記簿土地台帳及權利憑證，均記載為原告及周甲劉乙三人所共有，地政機關所為之總登記，仍登記本件土地為三人共有，自難謂為錯誤。】有最高行政法院 46 年判字第 64 號判例可稽。
2. 次按【台灣光復後，政府辦理土地總登記，其目的在整理地籍，僅為地政機關清查土地之一種程序而已，與物權登記無關。亦即，並非在否認日治時期之原登記效力而重新創設登記效力之性質，自不影響光復前原權利人因登記取得之物權。系爭土地依日治時期之土地登記簿及土地台帳，係登記為上訴人之父林克裕與訴外人林祺瑞等人所共有，嗣林克裕於台灣光復後死亡，渠等均未辦理系爭土地之總登記，上訴人為林克裕之繼承人之一，均為兩造所不爭，依前開說明，雖林克裕未於光復後申辦土地總登記，亦不影響其業於日治時期登記取得之所有權，是系爭土地無論是日治時期或台灣光復後，均非屬民法第七百六十九條所稱之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最高法院 101 年台上字第 1226 號民事裁定可稽。
3. 又按【系爭土地之前身（24 之 1 番地）於日治時期已為所有權登記，政府光復後辦理土地總登記，並非否認日治時期之原登記效力，重新創設登記效力。故日治時期已為所有權登記之不動產，並不因臺灣光復後，政府辦理土地總登記而受影響，自無民法第 125 條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有最高法院 107 年台上字第 2279 號民事裁定可稽。
4. 又按【系爭土地於日治時期已為所有權登記之不動產，無民法第 125 條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有最高法院 108 年台上字第 460 號民事裁定可稽。
5. 又按【查臺灣光復後，政府辦理之土地總登記，其目的在整理地籍，僅為地政機關清查土地之一種程序，與物權登記無關，並不影響光復前原權利人依當時法令已取得之物權。系爭 2 筆土地於日據時期登記為被上訴人之被繼承人李朝傳、李文篆按應有部分 1/2 維持共有，因河川敷地經處分削除，所有權僅擬制消滅，當系爭 2 筆土地浮覆而回復原狀時，原土地所有人之

所有權當然回復，無待申請地政機關核准。嗣後辦理所有權登記，僅係依土地法規定之登記程序辦理登記而已，與是否取得所有權無涉。】有最高法院 109 年度台上字第 74 號民事判決可稽。

6. 又按【政府於臺灣光復後辦理之土地總登記，目的在整理地籍，為地政機關清查土地之一種程序，與物權登記無關，不影響光復前原權利人依當時法令已取得之物權；而地政機關在土地登記謄本「標示部」所為之登記，係記載該土地自總登記後之沿革，均非新取得不動產所有權之登記】有最高法院 110 年度台上字第 960 號民事判決可稽。
7. 據上，系爭判決稱：「查日據時期已登記之土地，因成為河川、水道經塗銷登記，臺灣光復後土地浮覆，原所有權人未依我國法令辦理土地總登記，於該土地登記為國有後，其依民法第 767 條第 1 項規定行使物上請求權時，有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為本院民事大法庭 110 年度台上大字第 1153 號裁定就此類事件作出之統一見解，自應受拘束。原審本此見解，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於法並無違誤。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非有理由。」云云，與最高行政法院判例及最高法院判決不符，嚴重侵害人民之財產權，而損害聲請人憲法第 15 條所定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之規定，自屬違憲。

三、最高法院 110 年度台上大字第 1153 號裁定限縮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107 號及第 164 號解釋之適用範圍，於所有權人行使物上請求權時，加諸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107 號及第 164 號解釋所無之限制，嚴重侵害人民之財產權，而損害聲請人憲法第 15 條所定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之規定，自屬違憲：

(一)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107 號及第 164 號解釋不動產之物上請求權有無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係以不動產已登記或未登記而定，已登記或未登記為客觀存在問題，與客觀存在之登記之效力不同：

1. 按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107 號解釋謂：【已登記不動產所有人之回復請求權，無民法第一百五十五條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其解釋理由書謂：【查民法第七百六十九條、第七百七十條，僅對於占有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者許其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而關於已登記之不動產，則無相同之規定，足見已登記之不動產，不適用關於取得時效之規定，為適應此項規定，其回復請求權，應無民法第一百五十五條消滅時效之適用。復查民法第七百五十八條規定：『不動產物權，依法律行為而取

得、設定、喪失、及變更者，非經登記不生效力』，土地法第四十三條規定：『依本法所為之登記，有絕對效力』。若許已登記之不動產所有人回復請求權，得罹於時效而消滅，將使登記制度，失其效用。況已登記之不動產所有權人，既列名於登記簿上，必須依法負擔稅捐，而其占有人又不能依取得時效取得所有權，倘所有權人復得因消滅時效喪失回復請求權，將仍永久負擔義務，顯失情法之平。本院院字第一八三三號解釋，係對未登記不動產所有人之回復請求權而發。至已登記不動產所有人回復請求權，無民法第一百五十五條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應予補充解釋。】又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164號解釋謂：【已登記不動產所有人之除去妨害請求權，不在本院釋字第一〇七號解釋範圍之內，但依其性質，亦無民法第一百五十五條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其解釋理由書謂：【按民法第七百六十七條規定，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之返還請求權，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之除去請求權及對於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者之防止請求權，均以維護所有權之圓滿行使為目的，其性質相同，故各該請求權是否適用消滅時效之規定，彼此之間，當不容有何軒輊。如為不同之解釋，在理論上不免自相矛盾，在實際上亦難完全發揮所有權之功能。」「已登記不動產所有人之回復請求權，無民法第一百五十五條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業經本院釋字第一〇七號解釋在案。已登記不動產所有人之除去妨害請求權，有如對於登記具有無效原因之登記名義人所發生之塗銷登記請求權，若適用民法消滅時效之規定，則因十五年不行使，致罹於時效而消滅，難免發生權利上名實不符之現象，真正所有人將無法確實支配其所有物，自難貫徹首開規定之意旨。故已登記不動產所有人之除去妨害請求權，雖不在上開解釋範圍之內，但依其性質，亦無民法第一百五十五條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

2. 次按【民法第七百六十九條、第七百七十條…明定其占有之土地，應為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所謂未登記，指該土地未經地政機關於土地登記總簿為所有權歸屬之登記而言，苟經登記，則其登記是否屬實，及登記名義人是否確有其人，或其人之生死，暨現在何處，均非所問】有 鈞院64年台上字第334號民事判決可稽。又【查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一〇七號及第一六四號解釋，謂已登記不動產所有人之回復請求權或除去妨害請求權，無民法第一百五十五條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所稱「已登記不動產」，係指已依土地法辦理登記之不動產而言，而非指已登記為請求人名義之不動產。蓋不動產真正所有人之

所有權，不因他人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或基於無效原因所為之移轉登記而失其存在；苟已依土地法等相關法令辦理登記，其回復請求權或除去妨害請求權，即不罹於時效而消滅。因繼承取得不動產物權者，不以登記為生效要件，觀乎民法第七百五十九條之規定自明。故被繼承人基於已登記為其所有之不動產所生之回復請求權或除去妨害請求權，既不罹於時效而消滅，則繼承人承受其權利後，縱令尚未登記，亦無罹於時效而消滅之可言。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之單獨繼承登記行為，係侵害其依繼承已取得之系爭土地所有權，因依物上請求權請求上訴人塗銷繼承登記，自無民法第一百二十五條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等語，自屬正當】有最高法院 85 年度台上字第 8 號民事判決可稽。

3. 又陳立夫教授於「再論私有河川土地所有權之回復土地法第 12 條第 2 項規定適用之軌跡與現況」文中表示【最近，最高法院 110 年度台上字第 1153 號、第 1590 號民事提案裁定，對「日治時期已登記之不動產，因故成為河川而削除登記，嗣後浮覆，未依我國法律辦理土地總登記之原所有權人，於該土地為國有登記後，依民法第 767 條規定行使物上請求權，無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爭議，提案大法庭裁判…本文聚焦闡明土地法第 12 條第 2 項規定適用狀況之初步觀察結果，並剖析不動產物上請求權消滅時效議題。為此敘明相關議題背景及土地所有權回復之爭議，而後綜合考察，並就爭議核心之不動產物上請求權消滅時效議題予以剖析…釋字第 107 號、第 164 號解釋雖謂「已登記不動產所有人」之物上請求權（回復請求權及除去妨害請求權），無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但何謂「已登記不動產所有人」、「已登記不動產」或「已登記」？上開解釋並未言明其意…綜觀歷來裁判，主要有三種見解：（一）不動產已依我國法令登記為真正所有人所有；（二）不動產已依我國法令為登記；（三）不動產登記包括日治時期之登記。（一）「甲

說：

不動產已依我國法令登記為真正所有人所有。…最早見諸於最高法院 70 年台上字第 311 號判例…；（二）「乙說」：不動產已依我國法令為登記…最高法院 85 年度台上字第 8 號判決…就上開判決文義以觀…係著眼於「不動產」是否已依我國法令辦理登記（亦即，係著眼於權利客體）；（三）「丙說」：不動產登記包括日治時期之登記…（此乃著眼於土地登記之內涵）。…甲說認為司法院釋字第 107 號、第 164 號解釋之「已登記不動產所有人」，指「不動產已依我國法令登記為真正所有人所有」，

乃源自最高法院 70 年台上字第 311 號原判例見解。但該原判例見解，於依土地法第 12 條第 2 項規定回復所有權之事件，實不可類比援採。蓋其因認為日治時期土地登記之所有權人與行使物上請求權人尚難認定為同一人；於此前提之下，即逕推論出「已登記不動產」應指依我國法令登記為其人始屬之。其推論顯是跳躍，且導出結論之前題與結論間不具關聯性。既對於主張行使物上請求權人之姓名與日治時期登記簿所有人是否同一有所質疑，則此情事與前開解釋所稱「已登記不動產」或「已登記不動產所有人」之「已登記」意涵，乃屬不同層次事項，尚不能逕予推論認為該解釋所稱「已登記」係指依「吾國法令之登記」之結論。又本件原判例，雖引最高法院 42 年台上字第 1196 號原判例為據，認為「已登記之不動產，無消滅時效之適用，其登記應係指依吾國法令所為之登記而言。」然該 42 年原判例僅是闡述依我國法令所為之登記，始生絕對效力。故縱使解釋理由敘及「土地法第 43 條規定…若許已登記之不動產所有人回復請求權，得罹於時效而消滅，將使登記制度，失其效用。」但尚難據此即推論認為釋字第 107 號解釋所謂「已登記」，即「依吾國法令所為之登記」。…光復初期辦理之土地登記，實質上係對於日治時期之土地登記內容予以肯認，藉由土地權利憑證繳驗，延續為光復後我國登記制度；另一方面，此亦可謂臺灣土地登記制度之建置，尚難謂係依我國土地法等法令規定所為。是以，前述甲說：「日治時期依日本國法令所為之不動產登記，已因日本統治時期結束，在我國已無登記公示之作用」，其立論依據，即有再思之必要；相對地，「丙說」所言：「政府光復後辦理土地總登記，並非否認日據時期之原登記效力，重新創設登記效力。故日據時期已為所有權登記之不動產，並不因臺灣光復後，政府辦理土地總登記而受影響」是有其道理，…鑒於土地法所建構之土地登記制度，乃強制登記。從而，不動產既已依土地法規定完成登記，則無妨解為自屬釋字第 107 號所稱之「已登記不動產」；而未必應著眼於所登記之權利人屬真正權利人所有，始得稱「已登記」。於是，前述「乙說」，如以結論而言，實亦有值得支持之處。】（見證四第 2、8-12 頁）。

4. 據上，所謂「已登記之不動產」或「未登記之不動產」，係著眼於不動產是否已辦理所有權歸屬之登記而言，是以未登記，係指該不動產未經地政機關於土地登記總簿為所有權歸屬之登記而言，苟經登記，則其登記是否屬實，及登記名義人是否確有其人，或其人之生死，暨現在何處，均非所問，且所稱

「已登記不動產」，係指已依法辦理登記之不動產而言，而非指已登記為請求人名義之不動產。此自釋字第 107 號理由書謂：【查民法第七百六十九條、第七百七十條，僅對於占有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者許其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而關於已登記之不動產，則無相同之規定，足見已登記之不動產，不適用關於取得時效之規定，為適應此項規定，其回復請求權，應無民法第一百二十五條消滅時效之適用。…已登記之不動產所有權人，既列名於登記簿上】觀之甚明。

- (1) 是以，日治時期已登記之不動產，因故成為河川而削除登記，嗣後浮覆，未依我國法律辦理土地總登記之原所有權人，該土地既已辦理所有權歸屬之登記，即屬已登記之不動產，依民法第 767 條規定行使物上請求權，自無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
- (2) 又於該土地為國有登記後，該土地既已辦理所有權歸屬之登記，縱未登記予真正名義人名下，亦屬已登記之不動產，依民法第 767 條規定行使物上請求權，亦無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

(二) 不動產之物上請求權有無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係以不動產已登記或未登記而定；而土地法第 43 條之公示力及公信力乃在維護交易之安全，兩者規範目的不同，條件不同，不應混淆：

1. 最高法院 110 年度台上大字第 1153 號裁定理由雖認：釋字第 107、164 號解釋謂若許已登記之不動產所有人回復請求權，得罹於時效而消滅，將使登記制度失其效用；復謂已登記之不動產所有人，既列名於登記簿，倘因時效消滅而須永久負擔稅捐，顯失情理之平等語，可知所稱之「已登記」，自係指依我國法所為之登記，以維護我國登記制度採實質審查之公示及公信功能云云。

2. 然查：

- (1) 【台灣光復後，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以推行土地政策，乃為當務之急，而鑑於台灣之地籍制度已有日治時期之成規，且已辦不動產登記，復認為土地法規定第一次登記之程序又相當繁瑣；於是利用既有基礎，簡化手續，於繳驗土地權利憑證，審核無誤後，予以換發權利書狀，即視同土地法規定之第一次所有權申請登記】（證五、第 226 頁）【最高法院七十九年台上字第一三六 0 號判決…判決意旨之核心，乃認為「光復後之土地總登記（即土地權利憑證繳驗），台灣光復後，政府辦理之土地總登記，其目的在整理地籍，僅為地政機關清查土地之一種程序，與物權登記無關，並不影響光復前原權利人因登記取得之物權。」而此種見解，之前見諸於最高法院四十三年台上字第

二八三號判例、六十年台再字第六九號判決，且其後同院八十二年台上字第三一六七號、八十三年台上字第二二五五號、八十五年台上字第二四六六號判決，乃至最高法院九十一年第六〇六號判決，亦採之。此外，對此學界亦予以相當之肯定】

(證五第 246 頁)，【土地權利憑證繳驗當時，有對於未申報之土地權利憑證繳驗，卻直接依日治時期之土地台帳或土地登記簿予以抄錄轉載至地政機關所編造之土地登記簿者，且情形相當普遍…總而言之，筆者以為上開最高法院認為「光復後，政府辦理之土地總登記，其目的在整理地籍，僅為地政機關清查土地之一種程序，與物權登記無關，並不影響光復前原權利人因登記取得之物權。」之見解，基本上是宜認同。蓋土地權利憑證繳驗(土地總登記)本質上，即有不影響光復前原權利人已取得之物權之意涵。】(證五第 250 頁)，按辦理土地總登記前，本應先辦理地籍測量，但光復後之土地總登記(即土地權利憑證繳驗)，全面沿用日治時期之地籍圖冊，就上情觀之，光復後之土地總登記，實質上係將日治時期之土地登記內容，延續為我國之登記。

- (2)是以，最高法院 110 年度台上大字第 1153 號裁定理由稱：日據時期已登記之土地，因日據後期改採契據登記制度，使登記僅生對抗效力，致該土地登記無法完全體現真正權利之歸屬者，與臺灣光復後所採取之土地登記生效制度有異。故…臺灣光復後浮覆，但在未依我國法令辦理土地總登記前，該土地仍屬「未登記」之不動產云云，顯係將不動產之物上請求權有無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係以不動產已登記或未登記而定；與土地法第 43 條之公示力及公信力乃在維護交易之安全，兩種條件不同，目的不同之規範混淆。

3. 次查：

- (1)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107 號解釋謂：【已登記不動產所有人之回復請求權，無民法第一百二十五條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釋字第 164 號解釋謂：【已登記不動產所有人之除去妨害請求權，不在本院釋字第一〇七號解釋範圍之內，但依其性質，亦無民法第一百二十五條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
- (2)42 年台上字第 1196 號民事判例載明【土地法第四十三條所謂依本法所為之登記有絕對效力，係指第三人信賴登記而為新登記而言，而第三人所為信賴之第一次登記，又應以依吾國法令所為之登記為限。若第一次登記係在日據時期，則為貫徹保護真正權利人起見，自不能認為信賴登記，其基此所為之登記即無絕對效力之可言。】。

(3)又【按土地法第四十三條所謂登記有絕對效力，係為保護因信賴登記取得土地權利之第三人而設，故登記原因無效或得撤銷時，在第三人未取得土地權利前，真正權利人對於登記名義人自仍得主張之。】。有 40 年台上字第 1892 號民事判例可稽。又【土地法第四十三條所謂登記有絕對效力，係為保護第三人起見，將登記事項賦與絕對真實之公信力，故真正權利人祇許在未有第三人取得權利前，以登記原因無效或得撤銷為塗銷登記之請】有 41 年台上字第 323 號民事判例可稽。

(4)據上可知：

- ①不動產之物上請求權有無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依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107 號、164 號解釋，係以不動產已登記或未登記而定。
- ②土地法第 43 條之公示力及公信力乃在維護交易之安全，即土地法第 43 條所謂依本法所為之登記有絕對效力，係指第三人信賴登記而為新登記而言。故登記原因無效或得撤銷時，在第三人未取得土地權利前，真正權利人對於登記名義人仍得主張之。
- ③最高法院 110 年度台上大字第 1153 號裁定，將目的不同，條件不同之兩種規範混淆，據此所作成之結論，自有疑義。
4. 又查，觀諸釋字第 164 號解釋之具體個案，係就於日治時期已辦理所有權登記，而未於臺灣光復後辦理第一次所有權登記之祭祀公業土地而為解釋，並未限制於臺灣光復後辦理第一次所有權登記之土地始無消滅時效之適用。且臺灣光復後政府辦理土地總登記，其目的在整理地籍，僅為地政機關清查土地之一種程序而已，與物權登記無關，非在否認日治時期之原登記效力而重新創設登記效力，自不影響光復前原權利人因登記取得之物權，於日治時期業經登記之土地非屬民法第 769 條所稱之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亦經最高法院 101 年度台上字第 1226 號、109 年度台上字第 74 號民事判決迭著有明文。是最高法院 110 年度台上大字第 1153 號裁定，顯與釋字第 164 號解釋意旨抵觸，且限縮釋字第 164 號解釋之適用範圍，於所有權人行使物上請求權時，加諸釋字第 164 號解釋所無之限制，嚴重侵害人民之財產權，而損害聲請人憲法第 15 條所定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之規定，自屬違憲。

肆、綜上所述，系爭判決謂「查日據時期已登記之土地，因成為河川、水道經塗銷登記，臺灣光復後土地浮覆，原所有權人未依我國法令辦理土地總登記，於該土地登記為國有後，其依民法

第 767 條第 1 項規定行使物上請求權時，有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為本院民事大法庭 110 年度台上大字第 1153 號裁定就此類事件作出之統一見解，自應受拘束。原審本此見解，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於法並無違誤。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非有理由。」云云，對於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107 號、第 164 號解釋為不當之限縮與排除適用，違反憲法第 15 條人民財產權應予保障之規定，顯有抵觸憲法及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107 號、第 164 號解釋，自屬違憲。為此，狀請 鑒核，賜如聲明所示之判決，以符法治，實感德便。

伍、關係文件之名稱及件數：

證一、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9 年度重訴字第 532 號民事判決影本 1 件。

證二、臺灣高等法院 110 年度重上字第 242 號民事判決影本 1 件。

證三、最高法院 111 年度台上字第 938 號民事判決影本 1 件。

證四：再論私有河川土地所有權之回復土地法第 12 條第 2 項規定適用之軌跡與現況影本 1 件。

證五：最高法院 92 年 8 月學術研究會叢書(十)之節本影本 1 件。

謹 狀
憲法法庭 公鑒
中華民國 111 年 10 月 19 日
具 狀 人 王傳宏 王建邦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蔡文燦律師

